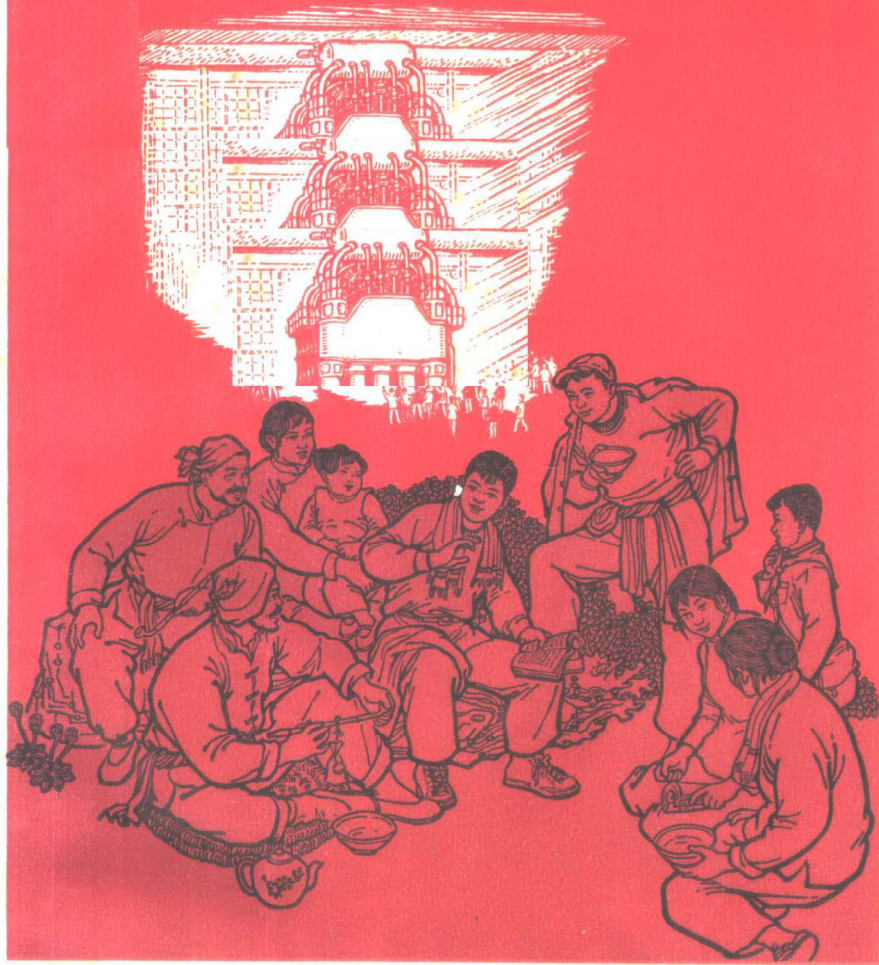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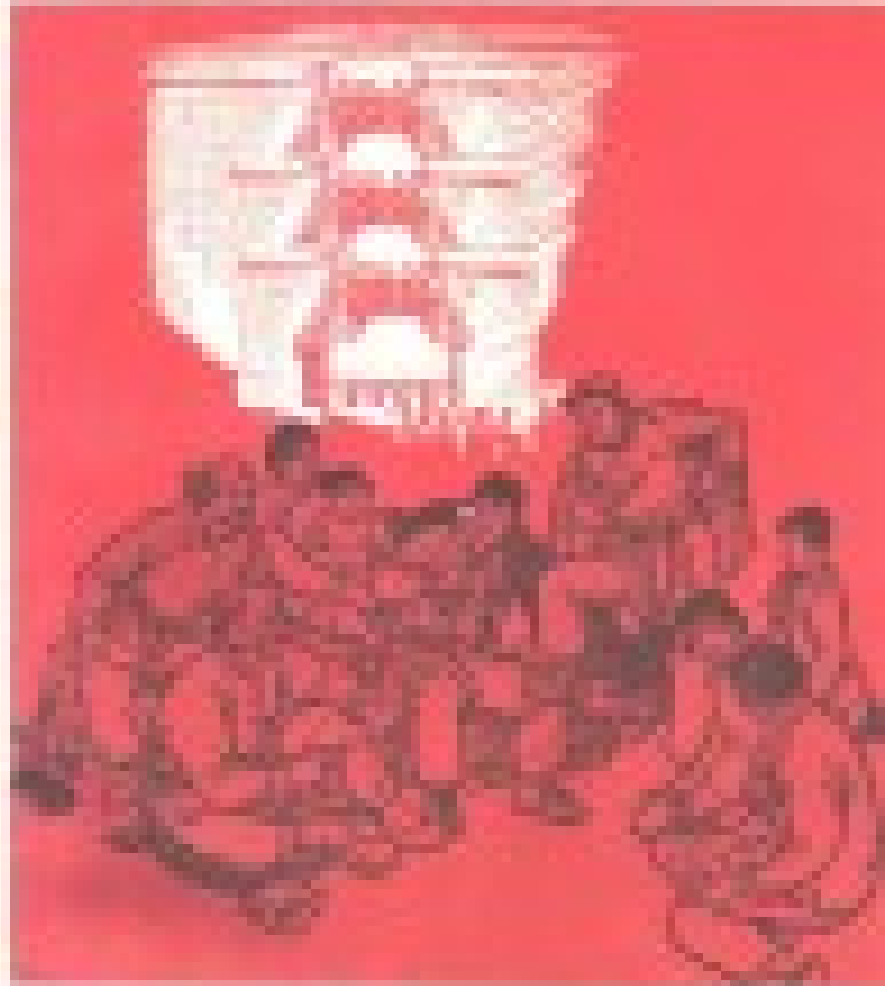




14

故事会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

11

故事会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故事会

· 内 容 提 要 ·

这一辑有八篇故事。

《万吨水压机的故事》、《“将军”过河》、《一张火车票》都配合当前的工业生产新高潮，歌颂了我国工人阶级在生产斗争中坚持自力更生、勇于革新的精神或大搞协作的高尚风格，反映了领导干部在新形势下深入群众、提高领导艺术的过程。《矿工的儿子》和《三代师徒》都写革命老前辈带着阶级感情，通过自身的模范行动和回忆对比，帮助年青的一代提高阶级觉悟，热爱劳动或本行业工作。

《保媒》和《返工记》都是农村题材，或者反对封建买卖婚姻，或者歌颂了贫农爱护集体、乐于助人的高贵品质。

革命斗争故事《萧飞买药》，是根据长篇小说《烈火金钢》的片断改编的，塑造了一个忠于党而机智、勇敢的八路军侦察员的英雄形象。情节紧张，结构紧凑。

另外，还介绍了长春市南关区文化馆开展工人业余故事创作活动的经验。

故 事 会

· 第十四辑 ·

编辑兼出版者 上海文化出版社

上海永嘉路25弄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078号

印刷者 大东集成联合印刷厂

发 行 者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1965年4月第1版

196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—150,000册

统一书号10077·1146 定价(四)0.20元 开本730×1035毫米 1/32 印张4 字数69,000

故

事

会

第 一
十 九
四 六
輯 五
年 四
月

万吨水压机的故事 張德富創作 (1)

“將軍”过河 鄭 稽創作 (24)

返工記 (小故事) 陳俊安創作 (46)

蕭飛買藥 張福安編述 (51)

吉林省羣眾業餘革命故事創作選輯

• 吉林省民間文藝研究會編 •

一張火車票 楊鉄城創作 (75)

矿工的儿子 魏金鐘 張純才創作 (87)

三代师徒 (小故事) 楊月娥創作 (97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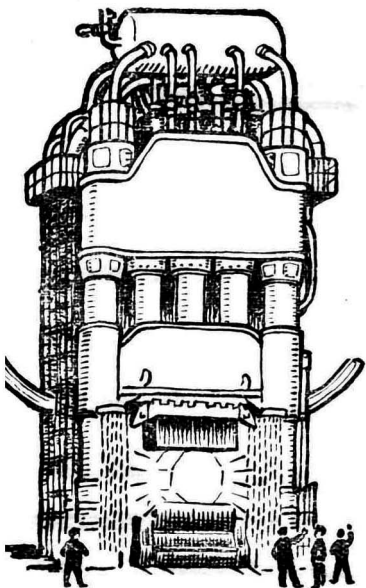
保媒 (小故事) 王曾范創作 (107)

故園
事
員地
长春市南关区文化館是怎样組織革命故事
創編工作的? (117)

方向明确, 方法才能对头 (短評) 吉林日报 (123)

• 李 亨 宋正謀 封面圖 •





万吨水压机的故事

上海江南造船厂 张德富 创作

赵 华 昌 整 理

一、“黄瓜”变“番茄”

这天早晨，江海造船厂是一片欢腾，锣鼓的声音：“咚咚哐”、“咚咚哐”，唱歌的声音：“社会主义好，社会主义好！……”喊口号的声音：

“总路线万岁！共产党万岁！毛主席万万岁！”什么事大家这么高兴呢？是鼓足干劲、力争上游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公布了。这代表了全中国人民日思夜想的希望，一下子就把大家的劲头鼓高了三丈。正是：春雷一声响，万众齐欢唱，欢呼总路线，歌唱共产党。

就在这时候，忽然有一个工人从热闹的人群里蹿出来，“噔噔噔”地往车间里跑。他是电焊组组长、共产党员方阿炳老师傅。本来，他也跟大家一起敲锣打鼓、唱歌、喊口号。四十八岁的人了，今天他还是第一次不怕难为情，拉开嗓子大唱起歌来！他刚把《社会主义好》这支歌唱完，忽然想起：总路线一宣布，我们就更有劲头啦！一定要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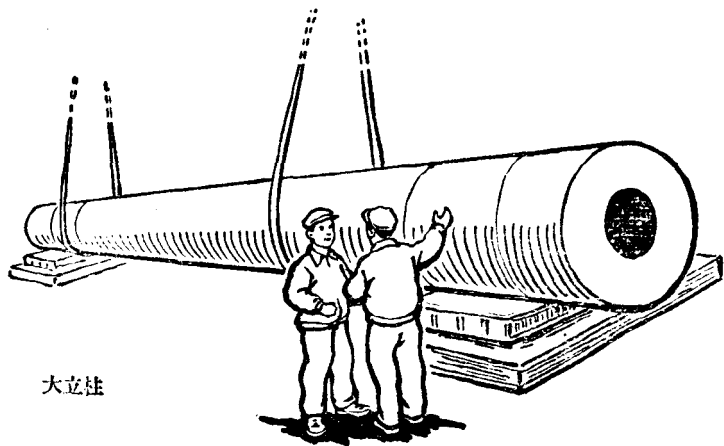
块好省地把一万吨的大輪船造出来。造万吨輪船很简单，尽管五千吨的輪船已经造过，但是造万吨輪船，难关就更多。阿炳师傅没有等领导上宣布，他就和小组里的工人一起在研究制造万吨巨輪的焊接问题了。今天总路线宣布，春雷一声响，他心里就象盛了一锅热粥，热得发烫。一旦想起造万吨巨輪的事，再也忍不住了，就“噔噔噔”地想跑进車间，赶快去做试验。

阿炳师傅刚跑到車间門口，忽然听见后面有人在喊：“阿炳师傅！”一看是党委办公室的小王同志。小王跑上来说：“阿炳师傅，总工程师打了几个电话都没找到你，請你馬上去一趟。”阿炳想：这时候总工程师找我，有什么事呢？哦！总路线一公布，领导上一定要动手造一万吨的大輪船了，总工程师才急着找我，这好啊！就又“噔噔噔”地向总工程师办公室跑去。

总工程师叫孙大宏，刚调来不久，还兼着这个厂的党委副书记。在延安时期，他还是一个在山沟里办过兵工厂的土专家呢！阿炳师傅推門进去，只看见地上到处是幼儿园给小孩子玩的橡胶泥，总工程师一个人象小孩子那样，蹲在地上摆弄。办公桌上也很热闹，放满了剪刀、浆糊和一块块用馬粪纸剪成的东西。阿炳师傅说：“总工程师，你找我？”孙大宏抬头见是阿炳师傅来了，立刻站起来说：“是呀！来，来，坐下谈，坐下谈。”“总工程师，是不是要造万吨輪船了？电焊这一关，我们来负责！”“不！”孙大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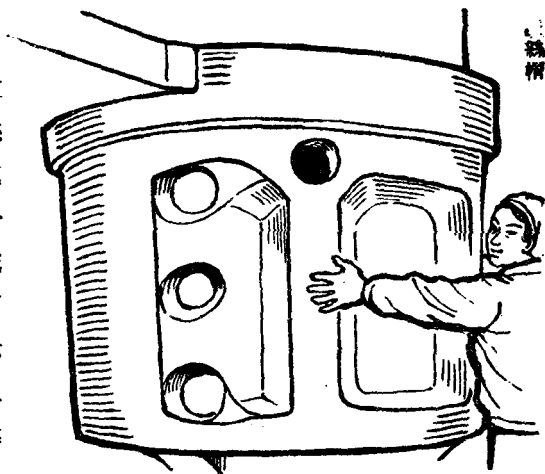
说，“要下蛋，先得有鸡。在造万吨輪船以前，我们先来把‘黄瓜变番茄’。我找你，就是为了这个。”黄瓜能变番茄？阿炳师傅倒一楞。这跟造万吨輪船有什么关系呢？跟电焊那是更不相干了。

其实，总工程师说得一点不错，“黄瓜变番茄”跟造万吨輪船、跟电焊的关系可大哩！原来，我们的重型机器制造业虽然发展得很快，但是，还缺一样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很多重型机器上的大鍛件，我们还不能鍛造。大型輪船上发电机的大主轴，大型轧钢机上的大轧辊，大柴油机上的大曲轴……凡是机器上带“大”字号的，我们还不得不靠进口。有些国家还抻住我们的喉咙，不肯多卖，给不给，给多少，得听人家的。它的关键问题就在于我们没有万吨水压机。这种水压机，单是主机的机身就有二十三公尺高，象六、七层那么一座大楼，人得仰着头看。大呢？等于一个半篮球場，四根大立柱每一根都有两个人合抱



大立柱

着那么粗。重呢？一只螺絲帽就重五吨（一万斤），一辆大卡車还拖不动；一个下横梁有二百六十吨（五十二万斤）重，相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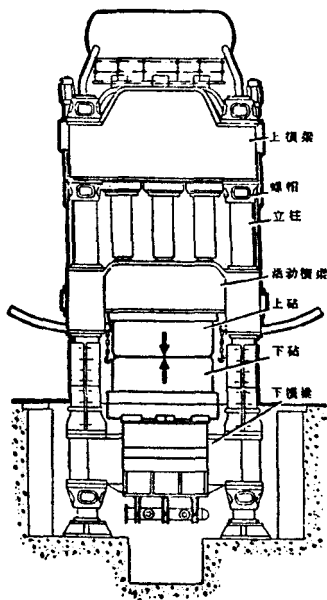
于六节多火車車皮的总載重量。这样的一台水压机，有一万吨以上的压力，用“气压水、水压机、机压铁”的办法，可以使几百吨重的钢锭，长的进去变圆的，圆的进去变长的，长的象黄瓜，进去能变成番茄那么圆的，所以说是“黄瓜变番茄”。有了这样的设备，輪船上的大主轴，轧钢机上的大轧辊，柴油机上的大曲轴，都可以鍛造，要多少有多少。

说到要造这样大型的水压机，那就很不简单了。从世界上出现第一台万吨水压机到现在，时间已经有七十年，可是全世界只有四个国家造过；把全世界所有的万吨水压机加在一起，也不过二十来台。但是，象我们这样一个六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，怎么能沒有呢？自己沒有就得受人家的气，而且我们重型机械工业的发展也要受到很大的限制。今后，随着国民经济的飞跃发展，各部門对

水压机结构简图

鍛件的要求只有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多，我们一定要能自己造！有关部门就把这任务交给了江海造船厂，派孙大宏同志来主持这件事。

阿炳师傅听孙大宏这么一说，才知道这“黄瓜变番茄”比造万吨輪船还重要，有了鸡才能下蛋呀！就说：“总工程师，这太好啦！馬上动手吗？”孙大宏说：“是啊，馬上要动手。可是，造这么个大家伙，得有五个‘大’：大鍛件、大铸件、大机床、



大厂房、大专家。我们这国家可是‘一穷二白’、‘五大皆空’呀！”阿炳师傅说：“这不怕，没有什么过不去的火焰山。要是非等万事具备了才造，那末第一台万吨水压机又是怎么造出来的呢？我们洋的没有，就来土的；大的没有，用几个小的一拼一凑，不就大了。这拼拼凑凑还是我们电焊工人的本行呢！”这真叫“英雄所见略同”，总工程师想的也是这样：大的做不出，就“以小拼大”，用电焊的办法把小的焊接起来，所以孙大宏说：“好，你说得好极了。‘五大皆空’的确是个很大的困难。单说设计吧，不要说别人了，就是我，这么个大家伙，前几年我在国外，也才看见过

一次。但是，重要的是人，我们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，有许许多多象你们这样有志气的人，再大的困难也会往脚底下踩。”

总工程师说完，把阿炳师傅拉到一个用橡胶泥做的模型旁边，说：“这就是万吨水压机，是设计人员跑遍各地，研究了所有一百吨、几百吨的小型水压机的优缺点和征求了工人的意见以后设计出来的。这是中国式的万吨水压机，要造得比哪一国的都好。但是，前面不知道有多少困难在等待着我们，到处都有拦路虎。最大的困难是这四根立柱和下横梁，在国外它们是用整块钢锭锻制的，我们没有这么大的设备，只能一节节、一块块地焊接起来。立柱有十八米高、两抱粗，下横梁的毛胚有三百吨重，焊接起来要经得起一万多吨的压力，不弯不裂。你看呢？”阿炳师傅虽说是个电焊能手，却连这么大的大家伙还没见过呢！而且，焊缝这么长，要求这么高，原来的电焊方法无论如何用不上。可是，阿炳师傅挺胸一挺说：“总工程师，困难也是纸老虎，我们软，它硬；我们硬，它软。这任务我们包下了，保证啃它下来！”孙大宏很高兴，把一张图纸交给阿炳师傅，握住他的手说：“阿炳同志，我代表党委宣布：从今天起，你就是万吨水压机工程队的副队长，马上开始试验。这不但是打的科学实验仗，打的生产斗争仗，更是打的思想仗、政治仗！我们不怕失败，不怕困难，敢于碰这么个大家伙，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胜利。好，回

去跟大家研究研究，馬上行动起来！”孙大宏兼这个工程队的队长和党支部书记。这时候，阿炳师傅变得更严肃了，说：“孙大宏同志，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向党保证：我们电焊小组一定尽一切努力，把万吨水压机的大件焊得天衣无缝，让全世界都能看到，我们中国工人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把万吨水压机造起来，造得比哪一个国家都快，都好！”说完，握一握孙大宏的手，转身退了出来，奔电焊车间去了。

阿炳师傅一面跑一面想：在旧社会，谁看得起我们这个国家，谁看得起我们电焊工人，只会缝缝补补，焊接一些角铁之类的小东西，有人就骂过我们电焊工人是“小儿科”、“缝穷婆”。现在，我们居然造这么一个大家伙了，这可是一步上青天，一个跟斗翻了十万八千里啊！真是越想越激动，越想越带劲。这时候，工人们还是在唱的唱，敲的敲，喊的喊，热闹非凡。阿炳师傅忽然冲到锣鼓旁边，“嚓嚓”地把鼓槌抢过来往鼓上敲，“咚咚咚咚”，“咚咚咚咚”，浑身的劲都用在鼓槌上去了，恨不得把鼓都敲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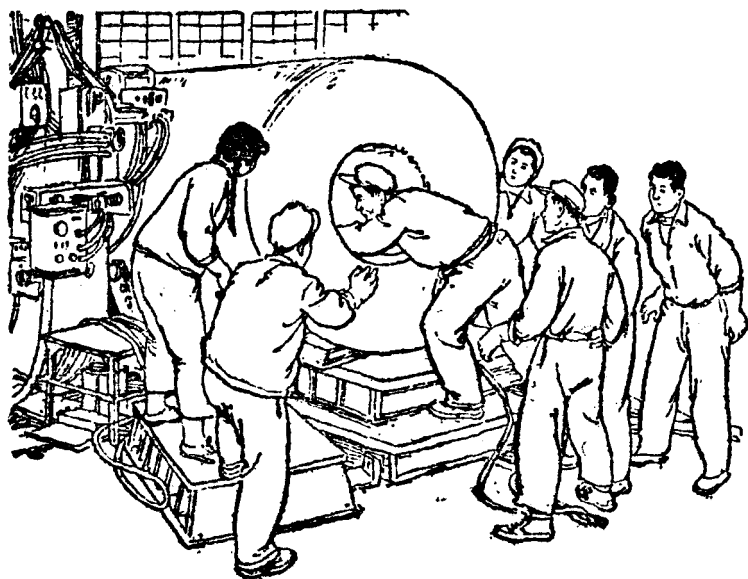
二、大 立 柱

这一夜，江海造船厂电焊车间的灯光通夜亮着，焊接的声音、讨论的声音通夜不断。阿炳师傅回车间一传达，所有的工人都干起来了；老的焊接方法不行，要紧研究出一个新方法来。一般的焊接，钢板只有几毫米厚，焊起来

比较容易，而要把七、八节都有几十吨重的钢板焊接成五、六层楼高，比大汽油筒还粗的空心钢柱子，那就比一般的焊接不知道要长多少倍；要承受得住一万吨以上的压力，还非得把一节一节钢板焊得里外都象一整块才行。这最好是用“电渣焊”。“电渣焊”，阿炳师傅他们听倒是听说过，跟一般的焊法完全不同。一般是用电弧焊，戴好面罩，光一闪一闪的，“电渣焊”却没有电弧光，不用戴面罩，而是用焊丝加药粉，象缝纫机上把线引入针头那样，把焊丝插入两块钢板当中，通电把焊丝熔化成钢水，冷却以后将两块钢板凝固成一个整体。采用这种焊法，技术非常复杂，在国外工业很发达的国家都还刚刚采用，国内连资料都难找，只有靠自己试验。这虽然难，阿炳师傅毕竟是个老手，电焊车间的“智多星”又多，经过几个月紧张的试验，总算掌握了这种方法，还花了一年多时间，跟其他工种的工人一起试造了一台小的一千二百吨水压机，立柱和横梁都焊得很好。但是，一千二百吨是一千二百吨，比一万二千吨要小十倍，一万二千吨水压机上的大立柱厚又有六百毫米，还是空心的，焊一千二百吨的经验碰到焊一万二千吨，就不一定能适用。

这时候，天气正热，万吨水压机要正式开始制造了。工地就在几十里外的郊区，这里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基本建设，是一个新发展起来的工业区。工地很大，只是“头顶青天一片，脚踏稻田一方，厂房有墙无顶，地上高低不

平”，设备简陋得很。阿炳师傅他们把两节各重十五吨的空心钢板放在一起一焊，焊缝看上去光溜溜，很好，象是两节变一节了。这样，一天一节，一天一节，连焊了四节，都是这样。只要再这么焊上四节，总共有八节，一根长十八米的大立柱就算焊成了。这天，阿炳师傅跟大家一样，特别高兴，晚上也睡得最酣。不料睡到半夜，忽然“嘣”的一声，震得床都动了。阿炳师傅知道不好，立柱裂开了，就“腾”地从床上爬起来奔到立柱那里去。一看，焊缝真的崩裂了。一会儿，总工程师和其他人员也都赶来，忙着研究崩裂的原因，才发现不能按照一千二百吨的焊接规范来焊，就立刻研究补充办法，修订规范，动手重焊，崩裂的现象没有了。可是，到焊好第六节，用超声波仔细一检



查，还是有裂缝，不过立柱外表看不出，非钻到立柱里面去检查不可，阿炳师傅就要往立柱孔里钻。别的工人一看，立柱孔只有脸盆那么大小，阿炳师傅的身体却很魁梧，怎么钻得进去？天气又这么热，立柱是钢做的，里面更热得发烫，还是我们去！可是，阿炳师傅非亲自钻进去看个明白不可，谁都拉不住他。

阿炳师傅往立柱孔口子上一试，确实是人大孔小，钻不进去。一想：杂技团表演钻圈，不也是人大圈小吗？学他们的窍门！就扭呀揉的拿身体往里挤，总算慢慢地挤进去了。别的工人还在他身上系根绳子，防他万一钻不出来，可以用绳子拉。这柱孔又小又深，又闷又热，皮肉碰在钢板上烫得发痛，不消几分钟，全身衣服都湿透了，汗水流得眼睛都睜不开。阿炳师傅没管这些，还是一寸一寸地往里爬，见焊缝就仔细地检查。外面的同志个个在替他捏把汗，一忽儿凑着柱孔喊：“阿炳师傅，怎么样？”一忽儿又问：“阿炳师傅，怎么样？快出来吧！”

经过阿炳师傅仔细检查，里面的确有裂缝，并且摸清了裂缝的地位、大小和其他情况，就准备退出来。往前爬已经很费劲了，往后退就更费劲，往后退一寸，比往前进一尺还难，手脚就是不听使唤。最后，他的力气已经使尽，实在退不动了，才使劲地喊了一声“拉！”外面的同志就用力把他拉了出来。他一出立柱，只觉得两眼一黑，腿一软，人就要往下倒。大家赶快把他扶住，看看他的两个肘

子和膝盖，全在出血，给立柱磨破了，身上别的地方也是青一块、红一块的。要抬他到医务室去，他偏不肯，把手摇摇说：“不要紧，裂缝在第四节，马上动手改！”一会儿，他又生龙活虎地带着大家修订焊接规范，动手干了起来。

焊接规范经过修改，重新一焊，大家都相信不会再有什么问题。用超声波检查，开始也没有发现裂缝。超声波还是一种新技术，效果不完全稳定，检查员办事挺认真，深怕有什么问题，还是一查再查。阿炳师傅说：“怎么？有问题？”“不，象有问题，又象没有问题，还不敢肯定。”“好，仔细查一查，一点点毛病都不能让它滑过去。”可是，检查到最后，还是这句话：“象有裂缝，又象没有裂缝，不能肯定。”阿炳师傅想：规范一再经过调整，外形也比以前的好，不可能再有裂缝，但是，超声波检查下来既然有疑点，就应该彻底弄明白，不能有丝毫马虎。万一有了裂缝，将来承受不住这么大的压力，那就糟了，差一丝毫都会严重地影响革命的利益、国家的荣誉，绝对含糊不得！但是，如果有裂缝，也在焊缝结构当中，不在外面，不在柱孔表面，该怎么检查呢？再一想：有了，把有疑点的那一大块钢割下来，一层一层地刨，一层一层地看有裂缝没有。乘着今天晚上刨床有空，他就连夜干了起来。

刨这个玩意儿，也真费工夫，一层刨了仔细检查过，再刨第二层。阿炳师傅足足熬了一夜，到天亮才把它刨完，没发现有一点裂缝，这说明焊接规范是对头的，超声

波失灵了。但是一想：哎呀！这是多好的机会，要能把一层层的结构用留影纸留下来，经过研究，不是焊接起来更有把握了吗？而且只有我亲眼检查过，检验的同志还没见过呢！我应该把确凿能证明没有裂缝的根据提供给他们，使他们也可以有更充分的根据来验收，就重新焊了一条，到晚上又动手刨，并且弄来一些留影纸，刨去一层用留影纸把上面的情况印下来，有没有裂缝纸上都看得出来，只是手续很麻烦。他刚从厚厚的一块钢上刨了一层下来，拿起留影纸要放上去印的时候，忽然有人喊：“阿炳师傅，不要印了，我来给它照相。”阿炳师傅一看，是总工程师孙大宏同志来了，手里还提了一架很讲究的小照相机。孙大宏知道阿炳师傅昨天已经熬了一夜，今天又要这样干，就赶来了。照相当然快得多，一个刨，一个照，到刨完、照完，正好天已大亮，还是没有发现任何裂缝，阿炳师傅就更放心了。这时候，阿炳师傅忽然注意起孙大宏的照相机来，那么小、那么讲究的照相机，“咔”呀“咔”地照起来挺快、挺好，他还没见过呢！就问：“总工程师，你这照相机是哪个国家造的？什么牌的？这么精巧。”孙大宏说：“你看呢？”“美国，英国，西德，瑞典？”“都不是。”“那是哪一国的呢？”“国产的‘土牌’。”“国产的‘土牌’？是哪一家厂的产品？”孙大宏笑笑说：“哪一家厂都不是，是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，利用业余时间做的。”阿炳师傅说：“嗨呀！你还专门学过造照相机呀，真没想到！”其实，孙大宏根本就沒专

門學過造照相機，但是，他在延安就養成了一種習慣；愛用土辦法做洋東西，學會了造手榴彈再學造手槍，學會了造手槍又學造盒子槍，那山溝里的兵工廠就是這樣辦起來的。全國解放以後，工作崗位是變了，可他這個習慣還沒變，而且專揀最洋的東西碰，沒有人教也能琢磨着把它搞出來。孫大宏說：“阿炳師傅，我造照相機的道理還不是跟你焊接萬噸水壓機的立柱一樣？洋東西沒什麼神秘的，只要敢於去碰，肯琢磨，多用土辦法，就能把它拉下馬來。我一有空就愛用土辦法做點什麼，就是在鍛煉這種精神，不要離開了山溝把山溝里的好精神也丟了。‘土’不是簡單粗糙，也不是不講質量，更不是馬虎湊合，而是要充分調動人的因素，在現有的條件下辦出大事來。這實際就是自力更生的辦法。堅持土辦法，來個土洋結合，我們勞動人民的智慧是無窮的。”阿炳師傅一聽，心裡是更明亮了，更有底了。

大立柱第一根闖過了質量關，其餘三根也就陸續焊成，這立柱問題总算解決，而且解決得很好，象是一整塊鋼錠打出來的那麼牢固。接着，就得闖焊接萬噸水壓機的底座——下橫梁這一大关了。

三、下 橫 梁

底座下橫梁是萬噸水壓機上最大的零件，毛坯有三百噸（六十萬斤）那麼重，長十一米，闊六米，厚三米，豎起